

巴尔扎克/著
罗国林/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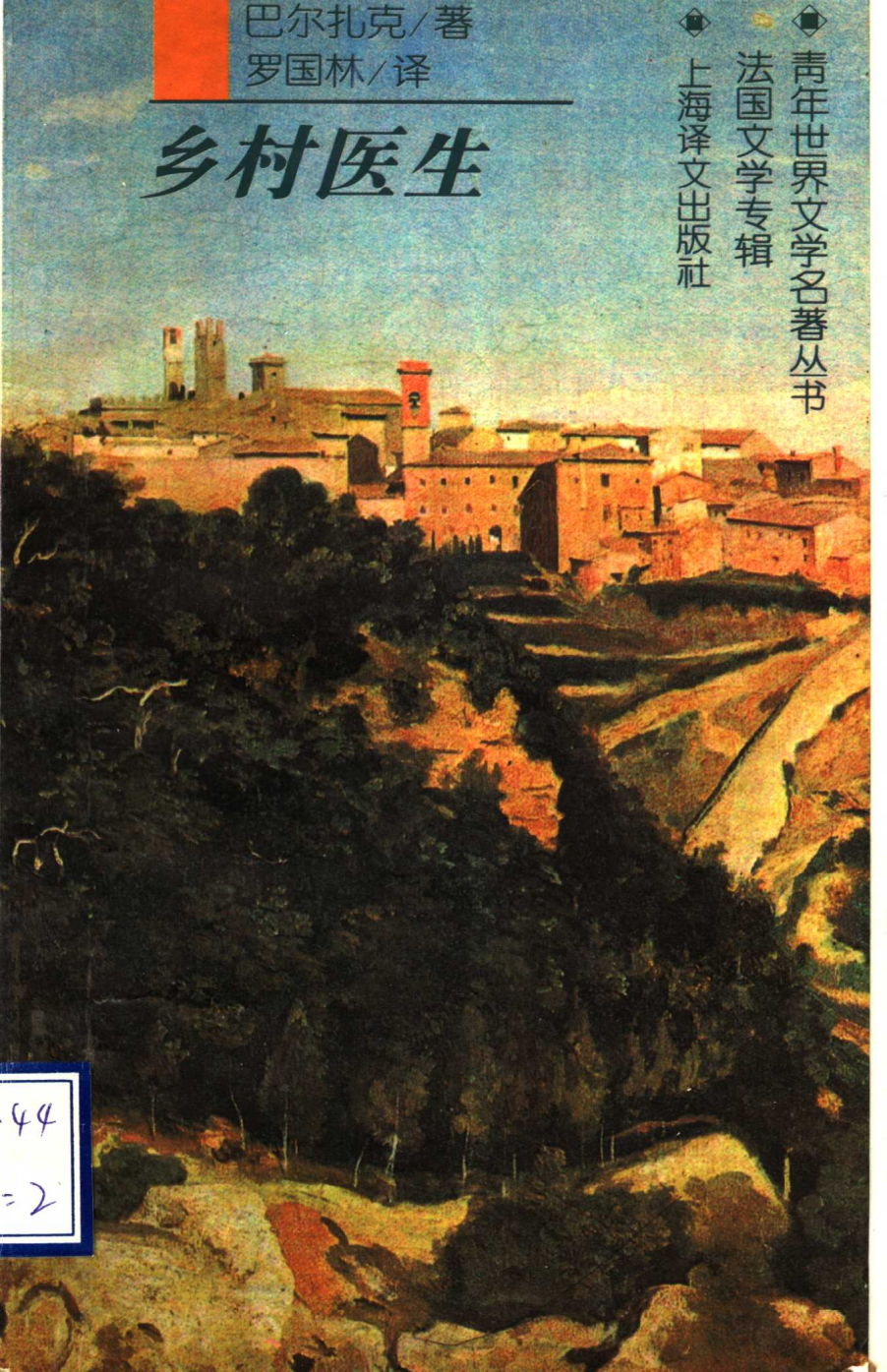
乡村医生

◆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 法国文学专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44
=2



巴尔扎克/著
罗国林/译

乡村医生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法国文学专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alzac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本书根据 Librairie Larousse de Paris 1972 年版译出

乡村医生

〔法〕巴尔扎克 著

罗国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91,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7-5327-1209-5/I·705

定价：7.60元

译 本 序

—

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公认的天才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无疑是一位创造奇迹的巨人。他奋斗不已、笔耕不辍的一生，无疑实现了他写在拿破仑雕像座盘上的誓言：“我要用笔来完成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巴尔扎克所完成的伟大事业就是《人间喜剧》这座巍峨的文学丰碑。

《人间喜剧》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这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通过九十一部小说、二千四百多个人物，展示了十九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生活画卷。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

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这样，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这表明，巴尔扎克坚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根据某种概念进行虚构，而从社会生活出发，如实地表现“风俗”的光明面(德行)和阴暗面(恶癖)，突出典型的“大事件”，描绘为某种激情所控制的强烈的性格，并使其塑造的典型人物成为同一类人物的特征的概括与综合。

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四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经发出热情洋溢的赞语：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的论述指出了法国文学史上这部规模空前宏伟、内容空前丰富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不可朽价值。

巴尔扎克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自己的时代。这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从而反映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罪恶发家史和贵族阶级的没落衰亡史。巴尔扎克描写了贵族社会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力图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描写了他心目中

这个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如何在庸俗而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迫与进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被暴发户所腐化。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锐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人间喜剧》往往通过家庭、婚姻问题的纠葛表现资产阶级得势和贵族阶级衰亡的历史内容。巴尔扎克笔下一幕幕为争夺金钱而展开的惨剧令人触目惊心，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科学论断：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人间喜剧》以丰富而形象的实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并使其他阶级日益贫困或破产的社会现象，流露了对陷入绝境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揭露了工人起义和农民暴动的真正原因，从而显示出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赢得一切有识之士的高度赞扬。恩格斯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

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雨果称赞巴尔扎克表现了“整个现代文明”；乔治·桑把《人间喜剧》视为“风俗史的卷宗，刚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回忆录”；福楼拜断言：“今后，不参考巴尔扎克，就不能写出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历史”；法朗士把巴尔扎克誉为“现代法国的伟大历史家”。平心而论，这样的赞许，巴尔扎克是当之无愧的。

二

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生于图尔。他的父亲贝尔纳尔·弗朗索瓦·巴尔沙原是塔恩一个农民的儿子，曾学过法律，来到巴黎后改姓为巴尔扎克，开始为国王参政院的秘书，一七九三年成为地方官，进入军需部门工作，一七九五年作为第二十七军区的给养长官在图尔定居；一七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五十一岁时娶巴黎制呢商家庭出身的安娜·夏洛特·萝尔·沙朗皮埃为妻，婚后生下二男二女。

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三年间，巴尔扎克出生后一直寄养在奶妈家里，后在图尔走读，寄宿于旺多姆的前奥拉托利会会员家里。

巴尔扎克一家于一八一四年迁居巴黎。其父供职于第一军团。巴尔扎克在勒皮特尔寄读学校

完成学业后，一八一六年在法学院注册入学，并先后在纪尧耐·德·奈尔维勒先生和公证人帕赛先生处做见习文书。一八一九至一八二五年间，其父退休，隐居维勒巴里西，巴尔扎克在那里结识贝尔尼夫人。厌恶及早就业的巴尔扎克拒绝在一个公证人处供职，于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两年的期限，以每月一百二十法郎的生活费，指望当一名作家。他在莱斯第居埃尔街一个小阁楼里住下，写了一些哲理故事，并创作了一个剧本：《克伦威尔》。他读了很多书，为生计，开始搞文学，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三十来部平庸的小说，如《让·路易》（1821）、《海盗阿尔古》（1824）、《苍白的雅娜》（1825）和一些小册子，如《礼仪大全》、《长子继承权》、《耶稣会正史》。他的妹妹萝尔结婚后，巴尔扎克结识萝尔的女友朱尔玛·卡罗，后来朱尔玛成了这位小说家的终生朋友和顾问。

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八年间，巴尔扎克做了一个时期大胆而不走运的商人，先是当豪华书籍出版商（1825年4月），接着在马雷街开印刷厂（1826年6月），后来又经营铸字业，至一八二八年四月十六日，他居然欠了自己家和贝尔尼夫人一笔近十万法郎的债，终于意识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残酷。结识阿伯朗代公爵夫人并出版《巴黎招牌典故小词典》（1826）后，他于一八二八年三月以

苏尔维勒的名字迁居卡西尼街，在一栋小屋里住了九年。一八二九年，三月间巴尔扎克发表了第一部自己承认的作品《最后一个朱安党人或一八〇〇年的布列塔尼》。他的《结婚生理学》引起轰动性的公愤。六月十八日他父亲逝世，他母亲由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开始过漂泊不定的生活。

一八三〇年是巴尔扎克成为小说家的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他以真名发表了七十部作品。他发表了《私人生活场景》中的两卷即《高布赛克》和《玩球猫商店》。他通宵伏案写作，同时又不顾债务缠身，过起纨绔子弟的生活来。他成了女才子玛尔斯利纳·苔斯包尔特-瓦尔莫尔和乔治·桑等家中的座上客，圣日耳曼贵族区向他敞开大门。他经常进出迈尔林伯爵夫人、雷加米埃夫人和苏菲·盖家，又与加斯脱里公爵夫人和吉道鲍尼-维斯贡迪伯爵夫人结成友谊。

《驴皮记》(1831)和《三十岁的女人》(1831)问世后，一八三二年，巴尔扎克萌发政治抱负，参加了新正统派；韩斯卡夫人寄来第一封匿名信；《夏倍上校》、《图尔的教士》和《路易·朗蓓尔》相继出版。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欧也妮·葛朗台》、《乡村医生》和《光荣的哥迪萨》，并与韩斯卡夫人首次在奈夏台勒会面。在充满紧张的工作和繁忙的社交生活的一八三四年，巴尔扎克

以《外省生活场景》为名收集和发表已出版的几部小说，并发表《绝对之探求》和《高老头》。在《高老头》中，他首次使用了让同一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写作手法。

巴尔扎克渴望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声称：“我要统治欧洲的知识界。”《哲学研究》(1835)和《幽谷百合》(1835)问世后，一八三六年，他创办《巴黎年鉴》报，不久即因该报濒临破产而债台高筑，七月二十七日贝尔尼夫人去世，他厌于工作，决定外出旅游。一八三七年二至五月间游历意大利后，他于九月得到赛弗尔附近的雅尔迪家族的房子，打算在那里种植菠萝，指望发财致富，但不得不出卖一切，迁居帕西。他设想重新开采沙尔台奈银矿，但遭到失败。他希望进入法兰西学院，但这种努力始终落空。《幻灭》(1837, 1839)、《赛查·皮罗多》(1837)、《职员们》(1837)、《纽沁根银行》(1838)、《乡村教士》(1838)和《交际花盛衰记》(1839)相继问世后，由《高老头》改编的剧本《伏脱冷》一八四〇年三月在圣马丁门剧院上演，由于政府的反对和禁止而失败；他试图创办《巴黎回顾》报，又遭失败。

一八四一年，巴尔扎克为出版他的全集与出版商签订合同。出版商认为以“全集”冠名缺乏吸引力，于是巴尔扎克另想出一个书名：《人间喜

剧》，继而写了十六页长的阐述其意图的著名序言。次年，《法国新书目》刊登《人间喜剧》首版发行的广告。

《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2)、《农民》(1844)、《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和《阿尔西的使节》(1847)陆续出版。

巴尔扎克得知韩斯基先生去世(1841年11月)后，一八四二年曾考虑娶韩斯卡夫人，但遭到拒绝。一八四五年，巴尔扎克偕同韩斯卡夫人漫游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一八四六年，巴尔扎克在幸运街买下博荣小屋，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次年，韩斯卡夫人又一次来巴黎小住。一八五〇年三月十四日，巴尔扎克终于与韩斯卡夫人结婚。

一八四八年，巴尔扎克竞选制宪议会议员失败。他患了心脏肥大症、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炎。早在一八四七年六月，他就为自己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担忧，并草拟了遗嘱。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巴尔扎克在巴黎幸运街的寓所里不幸逝世。

三

作为一位小说家，巴尔扎克有时也考虑要写乡村和农民的生活，然而直到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日前后，他才产生创作一部题为《乡村医生》的

小说这种念头。这个题目出现在他九月十三日分别写给朱尔玛·卡罗和他母亲的两封信里。

一八三二年，巴尔扎克为文学上的创作计划以及政治和爱情方面的雄心而忙得不亦乐乎。《夏倍上校》和《图尔的教士》已经问世，但还有许多作品正在创作之中，如《路易·朗蓓尔》(1833)，有些则在构思之中，如后来人们只见到一行的《瓦格拉姆战役》。

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巴尔扎克一直希望当选为议员；一八三一年，他不得不放弃参加富热尔和都兰的竞选，但由于赞同实行强权，他加入了正统派即卡洛斯派，他忠于查理十世，甚至提出要最后一位合法国王“辞职”（1831年12月）的问题。他应卡洛斯派的首领之一菲茨·雅姆公爵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论保皇党的处境》的文章，于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和六月十三日刊登在正统派的《革新者》报上。他的另一篇文章《论现代政府》，被认为太自由化而未能发表，但其思想被融入《乡村医生》之中。一八三二年，巴尔扎克在石农竞选再次受挫，但仍希望靠菲茨·雅姆公爵的帮助当选为议员。

爱情与政治上的抱负是不可分割的；自一八三二年初，巴尔扎克爱上了一个最上层的贵族女子——卡斯特利侯爵夫人。征服这样一位女性的

前景迎合了巴尔扎克这位新贵的虚荣心，而卡斯特利侯爵夫人恰恰给了他某种希望。一八三二年九月，巴尔扎克去艾克斯温泉与她相会。正在这时，朱尔玛·卡罗写信对他说：“你去了艾克斯，因为你被出卖给一个党派了，你是这笔交易的代价。”巴尔扎克偕同卡斯特利夫人游览了大修道院。就是在大修道院里，巴尔扎克搜集到“遁迹、隐逸、沉默”这一题词，而且可能萌生了创作《乡村医生》这部小说的最初念头，即写一个男人因失恋而退隐于孤独之中的故事。因此，也可能是在那里，他心里产生了这本书前面那句护符般的话：“愿受伤害的心灵都获得保护与宁静。”十月初那些日子，卡斯特利夫人始终拒绝他的求爱，使他深感失望。“我在迪奥达蒂的路上都流泪了。一个女人在像你一样给了我那么多爱抚之后，却一句话就割断了她似乎满心欢喜编织的情网。”巴尔扎克事后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韩斯卡夫人安慰他，叫他忘却侯爵夫人的轻蔑。正是在屈辱与痛苦之中，巴尔扎克怀着满腔激情，写了贝纳西医生的第一次忏悔。

早在与卡斯特利夫人关系破裂之前，巴尔扎克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就对他母亲写道：“我连续工作了三昼夜，写了一本十八开的书，题目叫《乡村医生》。”一八三二年九月三十日，他写

信通知出版商马姆稿子即将寄到：“我早就惊叹和渴望民间的荣耀。这种荣耀使《阿塔拉》^①、《保尔和薇吉妮》^②、《威克菲尔德的牧师》^③和《曼依·莱斯科》^④等十八开本的小书，一卖就是数千册。现在版本之繁多弥补了印数之不足，但问题是要让书到达所有人手里，到达姑娘们、少年们、老人们甚至教徒们手里。一本书一旦出了名——所需时间或长或短，那要看作者和书商的才能——，那么它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例如，拉马丁的《沉思集》就印行了六万册，还有沃尔内的《废墟》^⑤等书也是这样。我这本书就是本着这种思想设想的。我买了《福音书》和《教理问答课本》两本畅销书，创作了自己这本书。”巴尔扎克在信中最后说：“这对你我双方都是一桩好生意。”而在此八天之前，他对朱尔玛·卡罗说道：“这是一部可以获得蒙迪永奖^⑥的扬善之作。”巴尔扎克如此轻松地把

① 夏多布里昂一八〇一年发表的小说。

②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歌颂爱情的田园恋歌式的小说。

③ 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30—1774)的小说。

④ 法国多产小说家普雷沃(1697—1763)最受欢迎的小说，全称为《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依·莱斯科的故事》。

⑤ 沃尔内(1757—1820)，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废墟》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又称为《各大帝国革命概览》。

⑥ 法国政府官员和慈善家蒙迪永于一七八二年设立的道德奖。

道德和金钱混为一谈，声称同时写一部好作品和做一笔好生意，这真令人叹服。

巴尔扎克宣布一八三二年九月三十日就已完成的这部稿子，直到一八三三年七月才印出来。也许正像贝尔纳·居伊昂所想的那样，巴尔扎克完成了初稿，但出于艺术家严格认真的精神，故意推迟发表，以便进一步丰富他的这部作品。

这部小说使人想起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依丝》中的几个情节，如山谷里和山里的死亡以及关于自杀的议论，但它力求超过的名著却是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威克菲尔德那位牧师和贝纳西一样，都力图使一个偏僻的村庄变得文明。同样，两个人都表明自己是强权的拥护者。不过，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巴尔扎克似乎曾考虑过把自己的主人公写成一位教士，但后来却给他穿上了医生的外衣。他塑造这个人物，无疑是受到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一些人物的启发。例如维野的拉·法耶神父，此人是伊斯勒·阿丹附近诺让的本堂神父，曾不止一次接待过年轻的巴尔扎克，并主办过好些慈善事业。还有外科医生博西昂，此人也是伊斯勒·阿丹人，一位尽心尽职的医生，当地的慈善家。巴尔扎克也许曾想到过多菲内地区沃莱普镇的医

生阿马布勒·罗姆，那位医生和贝纳西一样，曾治好一个姑娘的病，姑娘的父亲送了一匹柏柏尔马给他作为酬谢。最有可能的模特儿，是斯特拉斯堡附近邦德拉洛什的牧师让·弗雷德里克·奥伯尔兰。此人像贝纳西一样，致力于发展农业和卫生事业，修筑了一条大路，并兴办了一些工业。

与卡斯特利夫人关系破裂之后，巴尔扎克躲避到内穆尔，生活在贝尔尼夫人身边。从这次退隐到这本书印出来的八个月期间，他一方面肯定放弃了许多计划，另一方面为信守诺言而完成了几部作品，即《玛拉娜母女》、《费拉古斯》和《别碰斧头》（后改名为《朗热公爵夫人》）的头两章。但是，《乡村医生》却在巴尔扎克的头脑里不断扩充，校样上增补了不少段落。

虽然初稿里已经包含一些经济与道德问题上的重大思考，但巴尔扎克在创作过程中又增写了贝纳西医生餐桌上那场政治大辩论。那场辩论的内容，基本上是重复《论现代政府》一文的思想。那篇文章是寄给正统派报纸《革新者》的主编洛朗蒂的，但始终没有发表。

巴尔扎克抨击了立宪制和选举原则，认为选举原则必然导致统治的软弱无力，指出要维持这

种软弱无力的政府，就一定会破坏他的下述原则：“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不断协调被统治的民众各方面的利益和意见。”掌握金钱、政权和知识的所有杰出人物，应该与中产阶级团结一致，以对付民众，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割断他们与其头面人物的联系，办法是确保他们现成的幸福，同时发展小产业。对待中产阶级，则保障其思想、信仰、人身和经商的自由。从富裕的产业主和政府官员中选举产生一个议会以代表中产阶级，务必使中产阶级顺从听话，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像基佐那样不惜采取收买手段。贵族阶级是“选民与君主之间的屏障”，是“领导阶层”，由它组成有限的世袭贵族院。贵族院的财产仅限于领地，但也向社会精英敞开大门。王权应该建立于正统性的基础之上。正统性是世袭所有制的保证，也是联结全国的权力机关，使之变成一个牢固整体的无形纽带。

这些主张，在《乡村医生》里大多都可以找到。不过，巴尔扎克虽然尚未与正统派决裂，但已开始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批评了复辟王朝对龚德兰那类老兵的愚蠢作法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贝纳西并没有说出正统性或君主制一词，而仅仅是对王权表示有节制的赞同，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权。